

試析中國古代詩詞中的“荔枝”意象*

姚大勇**

目次

1. 引言
2. 走進民間
3. 多重情感
4. 結語

1. 引言

作為一種產自南方的植物，荔枝與梅、桃、竹、菊、海棠、梧桐等草木相比，在中國古代詩文中出現的時間並不算久，數量也不是太多，但是它在文學作品中不僅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已然成為古代詩詞中的一個重要意象¹⁾，而且其包含的意蘊也較為豐富。荔枝在中國史籍中的記載，最早可追溯至西漢初年。據《西京雜記》所載，西漢王朝開國初期，“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²⁾南越王趙佗將荔枝與鮫魚一起作為遠方異物上貢給漢高祖，漢高祖也以蒲桃和錦緞作為回贈之物。另據《三輔黃圖》所記，漢武帝時于上林苑中起扶荔宮：“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

* 本研究得到the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of 2012(韓國外國語大學2012年度研究基金)資助，特此說明，並予致謝！

** 姚大勇，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學部副教授。

- 1) 現在學界對意象概念，對意象與語象、物象的關係有所辨析(見蔣寅《語象、物象·意象·意境》，《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中華書局2003年3月版)，本文于意象取通俗的解釋和用法，即認為意象是“以語詞為載體的詩歌藝術的基本符號”(陳植鏗《詩歌意象論》第6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版)，是“一瞬間感情和理智的混合物”(美)龐德《意象主義者的幾個“不”》，轉引自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第19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6月版)。
- 2) 葛洪《西京雜記》卷三，《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抱經堂叢書》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頁。

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餘本。”書中還特別注明：“宮以荔枝得名。”³⁾以荔枝來命名宮殿，適可見出荔枝在當時各種奇草異木中鶴立雞群的地位。⁴⁾到西晉時，荔枝仍是珍異之物，晉武帝咸寧二年(276)“六月癸丑，荐荔支于太廟。”⁵⁾枝能作為一種祭品被荐于太廟，供祭祀祖先之用，亦顯出其在當時仍是珍貴難得之物。直到唐代，人們仍以荔枝為稀有珍貴之物，這從當時將其作為對人的特殊賞賜即可看出：“唐李直方以貢士第，果實一綠李，二粉梨，三櫻桃，四柑子，五蒲桃，或荐荔枝，曰寄舉之首也。”⁶⁾以荔枝作為對貢士的恩賜，既見對貢士的恩寵，也見荔枝在當時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正是從唐代開始，荔枝在詩文中大量涌現，并逐漸走進日常百姓的生活。荔枝因何為人所喜，它在唐宋人詩文中集中出現，究竟有何寓意？本文即對古代詩詞中的荔枝意象做番追溯和探討，試分析其具體內涵，以顯示其在文學和文化上的地位。

2. 走進民間

荔枝樹是四季常綠植物，碧葉凌冬不凋，春日開花，夏天果實成熟，可觀可嘗，一直備受人們青睞。唐代白居易在《荔枝圖序》中對荔枝樹的形、葉、花、實等有詳細記述，稱其是“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⁷⁾荔枝可謂周身上下，一年四季都有值得稱道之處。徐夔的《荔枝》詩對其色、香、形、味等也有精當描繪：“朱彈星丸燦日光，綠瑯枝散小香囊。龍綃殼綻紅紋粟，魚目珠涵白膜漿。梅熟已過南嶺雨，橘酸空待洞庭霜。壘山踏曉和烟摘，拜捧金盤獻越王。”在詩人筆下，荔枝超越流俗，不同凡響。其實若單從外形上來看，荔

3) 佚名《三輔黃圖》卷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驪江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468-18頁。

4) 古書中所言之荔有的是薛荔，與荔枝不同，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5) 《晉書》卷三“武帝紀”，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11月版，第1冊第66頁。

6)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二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驪江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039-357頁。

7) 白居易《荔枝圖序》，《白居易集箋校》卷四五“書序”，朱金城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5冊第2818頁。

枝爲人所喜，首先即在于其成熟時果實的紅艷。炎炎夏日，濃碧枝頭點綴着累累鮮紅的果實，這本身就是一幅絢麗精美的畫圖，能讓乍見此景的人歎不已。

對於荔枝成熟時的葉綠果紅景象，古今詩人多有描繪。有直接稱紅荔者，如晚唐皮日休云：“紫藤垂闌珥，紅荔懸纓絡。”（《初夏游楞伽精舍》）謂荔枝爲懸垂的瓔珞。北宋的晁冲之也云：“春溝水動茶花白，夏谷云生荔子紅。”（《送人游閩》）將夏云與荔子對舉，見出荔紅之盛。北宋畫壇名家吳元瑜的畫作，也多以“紅荔”爲名，如《釵頭紅荔子圖》、《虎皮紅荔子圖》、《玳瑁紅荔子圖》、《粉紅荔子圖》等⁸⁾。白居易不僅道出荔枝之紅，而且直接將荔枝比作珍珠：“紅顆珍珠誠可愛，白須太守亦何痴。”（白居易《種荔枝》）五代詩人梁崇也謂：“露濕胭脂點眼明，紅袍千顆畫難成。”（《荔枝詩》）點明了荔枝成熟時紅艷欲滴的特征。正如楓樹常被稱爲丹楓一樣，人們也多以丹荔指稱荔枝，這在古人詩作中所在多有，如：

丹荔來金闕，朱櫻貢玉盤。——戴叔倫《春日早朝應制》

丹荔擘輕圓，黃柑破芳辛。——孫覿《明水達老以黃甘荔子土芋爲餉小詩答謝》

何限人間堪恨事，黃柑丹荔不同時。——陸游《南窗擘黃柑獨酌有感》

其山有丹荔，其水有子魚。——陳傅良《送鮑清卿教授莆中》

五月倘未行，尙及食丹荔。——戴復古《久寓泉南待一故人消息桂隱諸葛如晦謂客舍不可住借一園亭安下即事》十首之七

從這些詩句可以看出，丹荔已成了荔枝的一個爲世人所接受的突出其特點的稱呼，荔枝之丹，可謂深入人心。而同樣是紅色，也有輕重的不同，這在古人筆下也多有表現。杜甫在蜀中有詩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宴戎州楊使君東樓》）以“輕紅”狀荔枝淡粉之色，這也給后世以很大影響，如北宋黃庭堅即云“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肌”（《廖致平送綠荔支，爲戎州第一，王公權荔支綠酒，亦爲戎州第一》），黃公度也云：“羸驂莫怪歸鞭急，心在輕紅荔子梢”（《題白沙鋪》）均以“輕紅”狀荔枝顏色鮮艷的特征。唐代薛能《荔枝詩》中所描繪的：“顆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寫出了荔枝果實的形與色，謂其形如松子，不僅符合實際

8) 見《宣和畫譜》卷一九，驪江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13-196頁。

情況，而且謂其“色如櫻”，也描畫出其色之紅艷。荔枝之色，也有深紅者，如蜀中有一種荔枝名舞女荔枝，謂其顏色嫣紅，如舞女敷粉，黃庭堅即稱其是：“天与蹙羅裝寶髻，更撥猩血染殷紅。”以猩猩之血狀荔枝之色，可見其紅之深之正。蘇軾則謂荔枝紅如燃：“江云漠漠桂花濕，梅雨愔愔荔子然。”（《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梅雨時節，也正值荔枝紅熟，詩人將荔熟盛景說成如火之然（燃），雨与然（燃）原本對立，合在一起却正見出以荔枝為代表的南方景物之新奇，讓人想見漠漠烟雨与漫漫荔林交相輝映的浩瀚新奇景象。另像楊万里所描繪的：“一点胭脂染蒂旁，忽然紅遍綠衣裳。”（《四月八日嘗新荔枝》）寫出了荔枝顏色的轉變，先是綠色，后轉成紅色，而且這紅色是先從蒂旁開始，由一開始時的如“一点胭脂”，很快地紅遍荔枝全身。

古代人們不僅欣賞荔枝果實成熟時的紅艷，也喜愛荔枝樹葉的碧綠，甚至有荔枝綠之稱，一如今天人們所習稱的橄欖綠。黃庭堅有詩《廖致平送綠荔枝，為戎州第一，王公權荔枝綠酒，亦為戎州第一》，其中云：“王公權家荔枝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肌。”黃庭堅曾被貶戎州，當地廖家所植的綠荔枝，王家所釀的綠荔枝酒，皆為戎州第一。從荔枝綠酒之名，可見酒的清醇碧綠，也可見當地人對荔枝綠意的垂青。杜甫有詩云：“內分金帶赤，恩与荔枝青。”（《贈翰林張四學士》）此詩為杜甫投贈張說子張垍之作，張垍尚公主，為唐玄宗婿，當時楊貴妃喜食生荔枝，唐明皇為此專門置騎傳送，張垍也有幸得賜，“恩与荔枝青”是謂其得到皇帝的寵賜，此恩正与青碧的荔枝樹葉一樣深厚久遠。另據《宋史》“輿服志”，當時官員所佩之帶中，就有荔枝帶，如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正月，翰林學士李昉等奏曰：“奉詔詳定車服制度，請從三品以上服玉帶，四品以上服金帶，以下升朝官、雖未升朝已賜紫緋、內職諸軍將校，并服紅鞞金塗銀排方。”并且特別指出：“荔枝帶本是內出以賜將相，在于庶僚，豈合僭服？望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之。”⁹⁾荔枝帶原為內廷所出，是皇帝專門賜予有功將相，以示恩寵，如果不是皇帝恩賜，則只有官至三品，方可佩帶。從此奏章可以看出荔枝帶在當時地位之高崇，能佩此帶人之尊榮。對於此帶偏選荔枝之色，也正顯示出人們對荔枝之色的青睞。

9) 《宋史》卷一五三“輿服志·帶”，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新1版，第11冊 第3565頁。

伴隨着人們對荔枝的喜愛，荔枝也更廣泛地走進人們的生活。

作為一種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植物，荔枝本身就深具美感，對此唐宋人筆下也多有表露，如：“客衣筒布潤，山舍荔枝繁。”（韓翃《送故人歸蜀》）此處之“繁”，不論是謂荔枝樹繁密，還是指荔枝果繁多，均刻畫出了蜀中山里人家多種荔枝的特征。“誰到月明朝禮處，翠岩深鎖荔枝烟。”（黃滔《寄羅浮山道者》二首之二）翠綠的山岩似被荔枝樹上升騰起的烟霧緊緊籠蓋着，也顯示羅浮山中道士朝禮（修行）之處的幽靜，顯出南方風情。荔枝成熟時節的美景，則更令人陶醉。如張籍詩《錦江近西烟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成都曲》）山頭新落雨點，似與此時成熟的荔枝相合相應，景色自是怡人。另陳傅良詩：“荔圃班班熟，蚝房箇箇肥。”（《聞沈元誠歸自臨漳喜而奉寄》）通過“班班”二字，讓人仿佛看到荔枝園中的重重綠葉，累累碩果。陳瓘的《荔枝》詩更是開篇明言：“滿眼春花百鳥肥，絳苞丹艷大累累。”并于首句下自注云：“荔枝，一名春花，蜀中熟時，百鳥俱肥。”荔枝春日開花，夏季成熟，待到荔枝紅熟時，經過春夏的生長，百鳥也都肥碩，“絳苞丹艷大累累”是對荔枝成熟時的精當描繪，此時的荔枝在枝頭，形美如花，顏色深紅，故稱其是絳苞，且這花的顏色十分鮮艷富有光澤，故又謂其“丹艷”，“大累累”，刻畫了荔枝果實繁多碩磊，布滿枝頭，累累下垂之貌，這一句從荔枝的形、色、體、態諸方面，對荔枝成熟時情形做了詳盡描繪，語簡而意繁，正如枝頭之荔引人入勝。從以上所列對荔枝的描繪，不難見出人們對荔枝的深情厚愛。

不僅荔枝的色與形為人所喜愛，荔枝的味與香更為人所稱道。荔枝果肉瑩白如玉，富含汁水，滋味醇美，被視為人間仙果。晉代顧微的《廣州記》就云：“荔支精者，核如鷄舌，香甘美，多汁。”¹⁰⁾ 另晉稽含《南方草木狀》也云：“荔枝樹高五六丈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鷄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醜酢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¹¹⁾ 荔枝果實甘美多汁，食之令人齒頰留芳，回味不已，這可說是荔枝為人們所喜愛的最主要原因。唐宋時人也對荔枝的香氣情有獨鍾，如李商隱云：“越鳥誇香荔，齊名亦未甘。”（《深樹見一顆櫻桃尚在》）將荔枝與櫻桃并舉，突出荔枝之香。

10) 轉引自《佩文韻府》第一冊第83頁，上海書店1983年6月影印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11) 稽含《南方草木狀》卷下，驪江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589-9頁。

蘇軾言：“前堂畫燭夜凝淚，半夜清香荔惹衾。”（《和人回文五首》之四）以夜半清香沾惹衾被，顯荔枝香氣之清幽持久。另陸游于其《老學庵筆記》中記宋太素尚書《中酒詩》，其中有句云：“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陸氏并評此詩云：“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¹²⁾ 酒醉口渴之時，更讓人想念荔枝的清香。荔枝味美且又稀少（僅產于南方），因此受到人們的廣泛推重，而其幽幽清香，又讓它顯得超塵脫俗，不同于世間俗物。“金台若有栽培地，須占人間第一名。”（梁崇《荔枝詩》）正是世人對它的崇高評價。

正因荔枝受到人們的普遍喜愛，所以人們的一些活動也會選擇在荔枝樹下展開，或是在有荔枝的場合進行。如盧綸《送從舅成都縣丞廣歸蜀》詩中云“晚程椒瘴熱，野飯荔枝陰。”長途旅程中偶然在荔枝樹蔭下野飯，不僅顯出異鄉風情，也為寂寞艱苦的旅途生活多少增添了一些樂趣。蘇軾在詩中也說：“愿同荔枝社，長作鷄黍局。”（《和陶歸園田居》六首之五）其中“鷄黍”是運用孟浩然《過故人庄》中的句子：“故人具鷄黍，邀我至田家。……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借指朋友交往。這兩句表示希望能與友人一起在荔枝樹下結社，長相往還，既顯志同道合之意，又有擺落塵俗之志。陸游有詩云：“荔子陰中時縱酒，竹枝聲里強追歡。”（《高齋小飲戲作》）在荔枝樹蔭下縱酒追歡，從中不難見其對荔枝樹蔭的垂青。陸游另在《青玉案·與朱景參會北嶺》詞中還言：“小槽紅酒，晚香丹荔，記取蠻江上。”二者都是以荔枝作為寄托情感之物。陳與義《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游》詞中說：“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這“荔子陰中”，與“杏花影里”一樣，都是景致頗佳，讓人流連忘返，當時可盡情追歡，事後又無限向往之地。常璩《華陽國志》記載蜀中人有在荔枝樹下會食的習俗：“江州縣，郡治塗山……有荔枝園，至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¹³⁾ 荔枝熟時，邀人于樹下會食，這里既有慶祝丰收之意，也頗富高雅情趣。此一風俗直傳至后世，如宋修《本草》中即說：“（荔枝）五六月盛熟時，彼方皆燕會其下以賞之，賓主極量取噉，雖多亦不傷人，小過度則飲蜜漿一盃便解。”¹⁴⁾ 另據明人孔邇《云蕉館紀談》所述，元明之交，一度稱雄于蜀中的明昇就曾

12)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年11月版，58頁。

13) 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函海》本第8、9頁。

14) 唐慎微《重政和經史証類備用本草》卷二三“果部中品”，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張氏晦明軒刊本。

設荔枝宴招請左右：“蜀地荔枝，叙州爲上，(明)昇于荔枝熟時，設荔枝宴，以會左右，有詩云‘香浮琥珀御醪潤，色重鷄冠新荔紅’，是也。”¹⁵⁾ 從荔枝宴之設，既見荔枝在人心目中地位之高，也可見其漸漸走進民間，成了民俗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荔枝在唐宋時期，與民間生活的聯系日漸密切。繼東漢王逸《荔支賦》之後，唐代張九齡撰有《荔支賦》，北宋蔡襄、王逸皆撰有《荔枝譜》。《荔支賦》、《荔枝譜》的出現，既是對當時荔枝文化的總結，讓人見到當時荔枝生長與傳播的盛況，也引導了荔枝文化向更廣闊的民間更深入地推廣發展。據記載：“《玉燭寶典》云：‘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鷄、蜡燕、粉荔枝。’故宋人賀正啓里有‘瑞雲餞腊，粉荔迎年’之句”¹⁶⁾ 因爲荔枝一直是南方所出，在北方移植難獲成功，故此處所言粉荔(枝)，應非真荔枝，而是人工用米或面所造的類似荔枝之物。另東京的夜市上也有“荔枝膏”和“糖荔枝”，¹⁷⁾ 這“荔枝膏”和“糖荔枝”兩種食品想也非真正荔枝，但是從這些食物名稱，正可見出荔枝在當時人們心目中受重視的程度。荔枝逐漸從上層的專用進入下層百姓的生活，對荔枝的喜愛，也漸漸從上層社會普及到基層民間。在民間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深入，正是荔枝在詩詞中大量出現的社會基礎。

3. 多重情感

荔枝在古代不僅是作爲一種美味的果品爲人們的喜愛，其色、香、味都有與衆果不同之處，同時由於荔枝肉質潔白晶瑩，人們還進一步地欣賞其玉潔冰清，並不將其與平常果物同等看待。白居易稱荔枝果實是：“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

1957年4月第1版第470頁。

15) 孔邈《云蕉館紀談》全一卷，《叢書集成初編》影印《稗乘》本，第5、6頁。

16) 楊慎《升菴集》卷七五“粉荔”，驪江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70-744頁。按《玉燭寶典》爲隋杜台卿撰，筆者在《古逸叢書初編》影印日本抄本《玉燭寶典》中未見此語，然唐代馮贛《云仙雜記》(《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唐宋叢書》本)卷一“洛陽歲節”中引《金門歲節》云：“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鷄、葛燕、粉荔枝。”(5頁)兩相比照，可以說明緊起碼唐朝時，洛陽人家已有用人造荔枝來迎接新年的風俗。

17)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州橋夜市”，驪江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589-133頁。

如醴酪。”晚唐韓偓也稱荔枝：“巧裁霞片裹神漿，崖蜜天然有異香。應是仙人金掌露，結成冰入茜羅囊。”（《荔枝》）對荔枝果汁漿液的甘恬香美、瑩白潔淨贊不絕口。宋人所修《本草》也謂其“紋肉青白若水精，甘美如蜜”，“肉淡白如脂玉，味甘而多汁”。¹⁸⁾ 正因荔枝天生異質，“瓢肉瑩白如冰雪”，“紋肉青白若水精”，所以在人們眼中，原本普通的荔枝就仿佛具仙氣，有仙人之姿，如宋徽宗即稱贊荔枝是：“山液乍凝仙掌露，絳苞初降水精丸。酒酣國艷非朱粉，風泛天香轉蕙蘭。”（《宣和殿移植荔枝》）不僅對荔枝的色、香、汁、味贊美備至，更對於當時移植荔枝成功興奮不已，認為是天降祥瑞。另楊萬里《四月八日嘗新荔枝》詩中不僅寫出了荔枝果實顏色由綠轉紅的過程，而且進一步言及荔枝果實的甘美，風味的獨特：“紫琮骨骼丁香瘦，白雪肌膚午暑涼。掌上冰丸那能觸，樽前風味獨難忘。”從“白雪肌膚”、“掌上冰丸”諸句，不僅可見於炎炎夏日初嘗荔枝時的清新爽口，也可看出詩人對荔枝超塵脫俗的非凡氣質的欣賞。另如明代陳輝的《荔枝》詩：“南州六月荔枝丹，萬顆累累簇更團。絳雪艷浮紅錦爛，玉壺光瑩水晶寒。高名已許傳新曲，芳味曾經荐大官。烏府日長霜暑靜，几株斜覆石欄杆。”不惟描繪了荔枝的色與形，還以玉壺水精為喻，畫出了荔枝果肉的瑩白多汁，不同凡品，詩後對荔枝樹的描寫，雖着墨不多，也點出其仿佛具有仙人逸態。又如清代顧貞觀的《菩薩蠻》詞：“果然仙品如圖譜，晶瑩尚濕楓亭露。映徹玉壺冰，守宮紗一層。碧桃爭比得，鶴頂真珠液。好在宋家香，剛逢十八娘。”詞中直謂荔枝是仙品，清高之質如玉壺之冰。詞人于此既是描繪荔枝，也是以荔枝的玉潔冰清來自明己志，荔枝此時與梅、蘭、竹、菊一樣，成為人的寄托情感，發抒襟抱之物。

荔枝作為一種異鄉風物，得到人們的垂青，不僅讓初見、初嘗此物的人耳目一新，同時也給人以慰藉與歡欣。如蘇東坡于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被政敵誣陷以所作詞命，“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¹⁹⁾ 蘇軾被貶嶺南後，于紹聖二年(1095)四月十一日，在惠州初食荔枝時，不禁驚嘆道：“海山仙人絳羅

18)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証類備用本草》卷二三“果部中品”，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張氏晦明軒刊本，1957年4月第1版第470頁。

19) 《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新1版，第31冊第10816頁。

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深為荔枝的美味所折服，從此荔枝在他詩文中也多次出現，他自道對荔枝的喜愛之情，願意因荔枝而長留貶所“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甚至希望與人在荔枝樹下長作友朋之歡：“愿同荔枝社，長作鷄黍局。”（《和陶歸園田居》六首之五）對荔枝的喜愛之情洋溢于筆端。荔枝給蘇軾的貶謫生活帶來了些微歡樂，他後來能安然北歸，不僅與他的曠達心態有關，也得益於與以荔枝為代表的南方風物的慰藉。蘇軾與黃庭堅亦師亦友，二人晚年經歷相似，黃庭堅在《浪淘沙》詞中也云：“憶昔謫巴蠻，荔子親攀。冰肌照映柘枝冠。日擘輕紅三百顆，一味甘寒。”詞人在巴山蜀水，當時的蠻荒之地，得見荔枝，倍覺欣幸，這也成為他日後珍藏的回憶。不僅一般的文學之士，就連九重天子，也對荔枝推崇有加，徽宗皇帝治國無術，却喜擅藝文，也作有荔枝詩。據記載：“宣和間以（荔枝）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杭海至闕下，移植宣和殿，錫二府宴，賜御詩云：‘密移造化出閩山，禁御新栽荔子丹。山液乍凝仙掌露，絳苞初降水精丸。酒酣國艷非朱粉，風泛天香轉蕙蘭。何必紅塵飛一騎，芬芳數本座中看。’”²⁰另據記載：“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枝成實，徽廟手摘以賜燕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近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²¹荔枝生于南方，本難移于北地，作為好大喜功的帝王，宋徽宗是將當時福建移來的荔枝在皇宮中偶然結實，視為自己无上功德的體現，再聯系當時宋廷欲聯金伐遼的史實，可見作為當朝帝王，他也是將賞賜荔枝與詩作作為籠絡臣下的一種手段。同樣是對荔枝的喜愛，其緣由也是各有參差，因人而異。

人們對荔枝的情感是複雜多面的，丹荔固然讓人賞心悅目，但有時也牽動愁絲，引起人們的惆悵與惋惜。像白居易，雖然很喜歡荔枝，並且親自在庭中種植，但是在種荔枝時，也對自己將來如何把握不定，在荔枝樹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之嘆：“十年結子知誰在，自向庭中種荔枝。”（唐白居易《種荔枝》）黃庭堅，就不僅以親攀荔子為幸，同時也言：“白發永無懷橘日，六年悵悵荔支紅。”（《次韻任道食荔支有感三首》之一）見了荔枝，反覺悵悵，原因為何，他在詩中自注為：“蓋自紹聖二

20)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九“土俗類一·土貢”，驪江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84-575頁。

21)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年11月版 第36頁。

年乙亥入蜀至元符三年庚辰，凡六見荔枝，故有‘六年惆悵荔支紅’之句。”也是受朝廷黨爭影響，黃庭堅于宋哲宗紹聖元年(1194)貶官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四年，到元符元年(1098)又移戎州安置兩年，前後總計謫官在四川共六年。在蜀中貶所時，雖然“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²²⁾但心頭的憂愁苦悶，畢竟難掩，此詩就是他貶謫期間心境的直露，荔枝紅雖是美景，但是在詩人于被貶之地看來，却更覺惆悵，因為每見一次，就預示着作者在外又待了一年，貶謫在外的時間越長，愁城越是深重。黃庭堅晚年被貶至更南更遠的宜州(今廣西境內)時，又作《定風波》詞云：“晚歲炎州聞荔支，赤英垂墜壓欄枝。萬里來逢芳意歇，愁絕，滿盤空憶去年時。”到達宜州貶所之時，荔枝盛期已過，回想起以前品嚐荔枝的情景，更添惆悵，倍覺淒涼。碧荔與黃柑都會為貢品，二者在詩中也常并舉，陳傅良有詩句：“夜深擘荔真愁絕，春淺傳柑更惘然。”(《天台王子木解官長樂見訪》)碧荔與黃柑雖是天生好物，但是在詩人心佳不境之時，夜深剝荔，如同以酒澆愁，徒增愁悶而已。陸游曾官福州宁德，以得嘗荔枝為幸，但在與友朋分別之時，昔日美味却又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小槽紅酒，晚香丹荔，記取蠻江上。”(《青玉案·與朱景參會北岭》)荔枝紅熟時，固可縱酒追歡，但是人生聚少離多，短暫的歡快時間過去以後，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又讓人倍增悵惘。荔枝在詩詞中，實也成了人們各種情感的激發物，同樣是荔枝，因人所處的時地不同，引起的情感也是迥然有異。

以荔枝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中，荔枝不僅寓含作者的個人情感，還寄托其政治抱負。荔枝固然為人所喜所重，但是，在古時社會生產力不高的條件下，當上層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動用國家的力量，讓人連續不斷地將荔枝從南方產地以最快的速度送至北方京師，又會給底層民眾帶來巨大的傷害，荔枝又會從為人喜愛之物變成“害人”之物，並且會代人受過，遭到人們的斥責。歷史上漢唐兩朝，荔枝都會作為一種貢品，給社會和國家帶來很大的損害，所以荔枝又常自然地引發人們的政治聯想，其抨擊的對象也主要集中在漢唐兩朝。據《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陰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荐奉宗廟。苟有傷害，豈

22) 《宋史》卷三三八“黃庭堅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新1版，第37冊第13110頁。

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更受獻。由是遂省焉。”²³⁾ 東漢和帝時南方獻荔枝，因傳遞甚急，一度造成很大的危害，后因臨武長唐羌上疏，才下詔作罷。“十里一置，五里一候”，置、候之設，本是為了快速傳遞軍情信息或國家緊急公文，至此反成了運輸供最高統治者享樂之物的專用通道，幸亏有人勇于直言，皇帝也還明事理，能納諫，這種荒唐舉措才得以禁止。但是數百年后，此种乖謬行為又死灰復燃。唐玄宗晚年為了博得楊貴妃的歡心，可謂无所不用其極。据《新唐書》“楊貴妃傳”：“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²⁴⁾ 以荔枝來為新樂命名，以討楊貴妃的歡心，固然顯示出明皇對貴妃的寵遇，但尤為嚴重的是當時置騎急送荔枝，不惟給底層民衆帶來了災害，更因統治者的荒淫直接導致了戰火連天的禍亂。据《新唐書》“楊貴妃傳”所記：“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²⁵⁾ 另据《唐國史補》：“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后人皆不知之。”²⁶⁾ 据白居易《荔枝圖序》，荔枝若离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日外色香味盡去矣。”²⁷⁾ 當時傳送荔枝，能够“味未變已至京師”，可見其神速，而這種行為給當時社會造成的傷害，也就可想而知了。置騎傳送、飛馳以進荔枝，可說是李、楊荒淫誤國的典型表現，一再受到后人的批評，著名者如晚唐杜牧的《過華清宮》三首之一和北宋蘇軾的《荔枝嘆》。

對唐明皇和楊貴妃的荒淫誤國揭露得最為簡短、深刻、有力的，就是杜牧在《過華清宮》三首之一中所寫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詩人以概括的筆觸再現了當時唐明皇為討楊貴妃一時之歡心不惜動用國家力量置騎傳送荔枝的歷史。“一騎紅塵”，謂馬馳過時，塵土飛揚，顯出馬行之迅疾。看到道上的“一騎紅塵”，人們還以為是在傳送什麼重要軍情，殊不知那飛騎是在傳送專供楊貴妃享

23) 《后漢書》卷四“和帝紀”，中華書局點校本，1965年5月版，第1冊第194頁。

24) 《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十二，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2月版，第2冊第476頁。另樂史《楊太真外傳》也載此事。

25) 《新唐書》卷七六“楊貴妃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2月版，第11冊第3494頁。

26) 李肇《唐國史補》卷上“楊妃好荔枝”，《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津逮秘書》本，第35頁。

27) 白居易《荔枝圖序》，《白居易集箋校》卷四五“書序”，朱金城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5冊第2818頁。

用的荔枝。詩人選取了富于包蘊性的一瞬，將李楊誤國、禍國的實質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在此“一騎紅塵”與“妃子笑”形成了對比，面對“一騎紅塵”露出莞爾微笑的楊貴妃，近于周幽王時“烽火戲諸侯”的褒姒，李、楊成了后世指責、嘲諷的對象，荔枝也從人間美味變成了不祥之物。另據記載，馬嵬兵變，玄宗不得已命人縊貴妃，“才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睹之，長号數息。……上持荔枝于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²⁸⁾无情的荔枝，恰成了楊貴妃笑與死的歷史見證，這也可說正是對邀寵固位者的莫大諷刺。後來也有類似之作，如北宋韓維《謝送妃子園荔枝》詩：“年年驛使走紅塵，貢入驪宮色尚新。妃子因名猶未改，一籠丹實寄閑人。”不僅道出了前朝的荔枝旧事，對李楊的荒淫予以斥責，而且借古諷今，對現實也有所譏彈指責。

蘇軾的《荔支嘆》是另一首以荔枝為題指斥統治者顛預無知，不恤民力的名詩，詩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統治者不惜一切代價將荔枝送至京師，造成的直接后就是：“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為了宮中美人的破顏一笑，而讓平民百姓遭受“驚塵濺血”之災。在這首詩中詩人將荔枝視為給百姓帶來深重災難的不祥之物，以尤物為瘡痍（災難），痛斥給國家和百姓帶來深重災難的人物和事物。詩人對唐朝時口蜜腹劍、爭權固位的李林甫切齒痛責，同時對東漢時不畏凶險直言進諫的臨武長唐羌（字伯游）滿懷敬意。據記載：“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補臨武長。縣接交州，旧獻龍眼、荔支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遞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羌乃上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故天子食太牢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惡虫猛獸不絕于路，至于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尚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²⁹⁾蘇軾此詩中不僅以歷史上的荔枝為鑒識，還由古至今，進一步列舉了現實中的類似荔枝的例子，當時武夷山中出產的茶叶和洛陽人家培育的牡丹，也被人當作特產進貢朝廷，作為獻媚君王，牟取私利的手段。詩人在此是以荔枝為代表，概括那些為上層所喜却會給下層百姓帶盡災難的“不祥”之物。當

28) 樂史《楊太真外傳》，《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文房琳琅秘室叢書》本，第12頁。

29) 《后漢書》卷四“和帝紀”李賢注引《謝承（后漢）書》，中華書局點校本，1965年5月版，第1冊第194、195頁。

然，詩人真正批評的不是荔枝、茶葉、牡丹等尤物，而是享用或利用此尤物的顛頑之輩，奸佞之徒，“莫生尤物為瘡痍”是詩人的憤激之語，荔枝是作者批評的由頭，虛設的靶的，政治襟抱的寄托。

4. 結語

荔枝在古代宋詞中多處出現，實為文學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意象。本文對荔枝在古代，尤其是唐宋詩詞中的表現形式，和其受到人們喜愛的原因，以及人們對他的不同的情感態度，做了分析和總結，指出荔枝的色、香、味、形俱佳，是其引人喜愛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所以荔枝也與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密切關聯，人們的一些活動會有意識地選擇在荔枝樹下展開，或是在有荔枝的場合進行。而它于唐宋時逐漸地由貴族社會走向民間生活，也導致它在文學作品中開始集中出現，并染上日益濃厚的文化意蘊。

荔枝所引起人的情感也是多樣複雜的，既讓人賞心悅目，徘徊流連，也令人觸目傷情，悵悵嘆惋。荔枝異于常果，葉綠果紅，枝葉扶疏，人們欣賞荔枝的超凡脫俗。南方的荔枝，讓從北方而來的文士見之心喜，更是給因事被貶南荒之地的人以慰藉，同時也易讓人傷時嘆逝，由物觀人，倍增傷情。漢唐兩朝因為朝廷命地方急貢荔枝，給社會帶來巨大危害，因此也受到後世人們的普遍責難，文士多以荔枝為題材，以往事為鑒誡，諷刺統治者的奢靡荒淫，顛頑無道。多重因素使得荔枝成了詩詞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人們既可以借以表達自身情感，還可以凭之寄托政治襟抱。

〈參考文獻〉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三輔黃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首爾：驪江出版社，1988。
- 《宣和畫譜》，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首爾：驪江出版社，1988。
- 《佩文韻府》，影印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上海：上海書店，1983。
- 葛洪，《西京雜記》，《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抱經堂叢書》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嵇含，《南方草木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首爾：驪江出版社，1988。
- 常璩，《華陽國志》，《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函海》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 白居易原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馮贇，《云仙雜記》，《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唐宋叢書》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李肇，《唐國史補》，《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津逮秘書》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樂史，《楊太真外傳》，《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文房琳琅秘室叢書》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 蔡襄，《荔枝譜》，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首爾：驪江出版社，1988年。
-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証類備用本草》，影印張氏晦明軒刊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
-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首爾：驪江出版社，1988。
-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首爾：驪江出版社，1988。
-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首爾：驪江出版社，1988。
- 陸游，《老學庵筆記》，《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孔邇，《云蕉館雜談》，《叢書集成初編》影印《稗乘》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楊慎，《升菴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首爾：驪江出版社，1988。
- 陳植鏗，《詩歌意象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 蔣寅，《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

〈Abstract〉

Litchi grows in south of China. The time that litchi appeared in the ancient literary works is not long, and the number is not too much, but litchi is an important image in the ancient poetry. In the old time, people not only liked litchi's flavor, praised litchi's fragrance, but also enjoy the bright red color of litchi's fruit. People even showed special preference to litchi's green leaf.

Because litchi was widely favored by the people, so in the producing area of litchi, people's activities were selected under litchi trees, or on occasions where there were litchi fruit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ith litchi gradually walked from the upper-class to the common people's life, litchi also began to appear in the poetry, and it contained more profound cultural meaning.

The reason that people appreciated litchi was various, and people's emotion on litchi was very complex. Because litchi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 fruits, people also appreciated it's otherworldly temperament, People even thought that litchi looked like fairy and represented good luck. Southern red litchi was to be good to hear or see, the person who came from the north would surprise and feel happy when they first see the litchi, but litchi was also easy to affect anxious mood, arouse people's sadness and regret. Especially those people who were banished to the far south barren land, when they saw litchi, they would bewail their fate, and litchi could increase sorrow and pain in their heart.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e upper ruler ordered local officials to transfer litchi in order to satisfy their desire for enjoyment. Such brutal behavior not only brought disaster to people, but also at that time and later, people widespreadly criticised and blamed this behavior. Reflected in the poems, litchi sometimes was used as a symbol to accuse rulers. We Can say,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works in which litchi was felected, litchi as an image, not only contained the author's personal emotion, but also placed the author'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ideal.

Key Word: litchi, image, poetry, culture, emotion

이 논문은 2012년 11월 10일에 접수되어 2012년 12월 5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12년 12월 20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